■青春岁月

大山里的小贝壳

□杨洲宁 文/图

多年前我来到西北山区支教，在那片荒凉而贫瘠的土地上，结识了一群淳朴、可爱的孩子们。11岁男孩小凯是我进行家访的第一个学生。

小凯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，已经多年没有回家。年迈的奶奶卧病在床，常年需要人照料。小凯还有一个8岁的弟弟，患有先天性中度听力障碍，已到读书的年纪却迟迟没有入学。一家三口相依为命，艰难度日。

我一大早出发，翻山越岭，到达目的地已是日光当头。这座“开门见山”的小屋，屋内的光景竟也如山般空旷：两张矮床，一个倾斜的旧柜子，三根木桩，再无其它。小凯正趴在床边写作文，作文的题目是“我的愿望”，已经完成了两三段。我发现这篇文章是写在本子的封皮反面，没有格子的约束，小凯的笔迹显得凌乱、歪斜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写在有格子的页面上，他低头沉默了许久才说：“我想节省一张纸。”

我语塞，便紧接着问他：“那你的愿望是什么？”小凯一边把本子递给我，一边说：“我的愿望是想看看大海。”他在作文中写道：“我听大人说只要看到大海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。到那时候，我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，奶奶的身体也会好起来，我还可以和弟弟一起上学。”我不禁看了看窗外，群山连绵，一望无际。对于小凯来说，何时才能翻越这一座接一座的大山，投入大海的怀抱。

小凯说：“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大海，但我找到了大海的朋友。”他的双眼灵动，洋溢着光彩，好像拥有了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。小凯扭头从枕头下拿出一个米白色折起来的手帕，放在手掌上，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打开。“老师，你看，贝壳！”我低下头仔细端详。那确实是一片贝壳，灰白色，小巧轻薄，几乎没有任何纹路，边缘已明显破损。我的鼻腔突然一阵酸楚，因为这片贝壳，确切地说应该是被吃剩下来的蛤蜊壳，弃置路边，无人问津，却被小凯捡拾、收藏，并视若珍宝。

小凯注视着这片贝壳说：“每当我觉得难熬、无助，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就看看它，好像真的看见大海一样，海风吹走我所有的烦恼。我会像海里的浪花一样快乐起来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贝壳，内心就会安静下来。安静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勇敢，连学习效率都明显提升了。”

艰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小凯的天真和单纯，反倒令他具有超越同龄孩子的才情与坚韧。

结束了支教生涯后，回到家中的我仍然记得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小凯就像一枚小小的贝壳一样闪烁着微光，这道光穿过群山叠嶂投向我的心间，让我为之牵挂。

七年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大山的信，信中说：“老师好，我是小凯，你离开后不久，奶奶在安详中去世了，爸爸妈妈回到家中陪伴弟弟，在父母的照料下，弟弟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已进入村小读书。我也考上了县城高中……今年，我接到了一所南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大海离我越来越近了……”

一枚小小的贝壳浓缩了大海的浩瀚与安然，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它会持续释放能量与光茫，引领这位来自大山的少年迈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诗的“知音之悦”

——读张枣《现代性的追寻》

□林颐

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/梅花便落了下来……”《镜中》被视为张枣的代表作，评论界认为它鲜明地亮出了张枣的诗歌方法论。用张枣自己的话来说，这种方法论就是“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”。

《镜中》写于1984年，那时张枣23岁，考入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。“在四川，青年诗人们像红汤火锅那样热腾滚沸起来，忙于假想或实际的诗歌江湖……”（陈东东《亲爱的张枣》）。张枣进入了这个磁场，很快也成为了一个磁极。

张枣少年早慧，16岁就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专业，20来岁就在诗坛成名。写出《镜中》之时，张枣对新诗创作及理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，这个理解就是围绕着“现代性”的追寻，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，张枣继续向着新诗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思考。

《现代性的追寻》的副标题叫“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”。为什么时间点放在1919年呢？因为，张枣曾将“对‘现代性’的追求”称为“白话文学运动另一桩未了的心事”。谈论中国新诗离不开新文化运动这个大的背景。新诗在当时被称为白话诗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启蒙色彩，就是与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的。

回顾新诗的历史，有破坏，有建设，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。新诗的成熟伴随着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加深，对西方诗歌的创作方法的移植及借鉴，然后再经过内部艰难的消化、吸收和新的传统的构建过程。

张枣认为，“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，使得写作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，这是现代诗最显著的标志之一。”胡适的《尝试集》是公认的首部白话诗集，但在张枣看来，这一标志没有出现在《尝试集》里，鲁迅的《野草》反而更加符合。张枣致力于重新阐释《野草》，认为它是第一代白话诗人追寻现代性的代表性例证。

张枣用“现代性”的视角把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诗人重新划分为四代：第一代诗人由早期的文学先锋组成，以鲁迅为代表。第二代囊括了李金发以及其他的一些象征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，比如冯至。第三代包括了戴望舒、卞之琳、废名跟其他的“现代派”。第四代主要由1940年代的诗人构成，比如穆旦、郑敏、陈敬容等。这些诗人既具有个性又有共性地探索着新的诗歌形式，来配合他们的诗的主体性表达。

张枣曾经说过，“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”，他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，就是1984年与柏桦的相识。1985年早春，北岛走进张枣的宿舍，那是另一段恒久的友情的开端。张枣去世之后，陈东东在纪念文章里，把《镜中》形容为“知音之悦”，映照以印证，以构筑起超物理维度的精神空间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
在更广大的意义上，《现代性的追寻》或可视为张枣超时空的一场场诗的“知音之悦”。

■图片故事

金秋如母

□逄维维 文/图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……”悲秋，几乎影响了中国所有的文人。而我以为，秋天如母，正在放飞自己的子女。

秋风自西而来，染黄了草树，撵跑了大雁，确有苍凉之感。但，如你登高望远，金色稻浪起伏弄风，偶尔一片瓜地，便是这浪间的礁石；果树上或黄或红的果实，密密地挂在枝头，随风摇曳，如一群群可爱的孩子正欲挣脱母亲的怀抱……

田地里结实的植物，犹如十月怀胎，都在扮演母亲的角色。胡须飘飘的玉米棒子，笑弯了腰的谷穗，涨红了脸的高粱……无不显露急切。

于是，人们开始忙着“摘”秋：有的手提竹筐在一排接一排，一株接一株地掰着饱满的玉米和硕大的葵花头；有的从地里挖出沉甸甸的马铃薯、花生；从水里捞出水灵灵的菱角、莲藕；有的从树上摘下一筐筐苹果、柿子；有的从藤间抱出一个个西瓜、香瓜、南瓜、冬瓜。

而当我捧起母亲用新鲜玉米粉烙的煎饼，父亲喝着热气腾腾的新鲜五谷粥，看着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盆盆一碗碗，那热气腾腾从田间到厨房的饭菜，冒着母亲的喜悦和满足地说：“贴秋膘喽……”叫我怎能不说金秋如母。月光下，母亲又端出苹果、雪梨、石榴……它们各个都胖墩墩、圆鼓鼓，享受着孩子们的欢呼和笑闹；大街小巷里传出炒栗子、烤玉米、煮菱角的香味。

秋风过处，最摄人魂魄的是秋色连波的母亲。碧水长流，波上荡漾着的水是最顾盼的秋水、秋波。多情地倒映着最高远的蓝天、阳光、海鸥、圆月，黄的树、红的树、绿的树，伴着秋日的足音，回应着生命里的乐章，把秋水秋波晕染成一幅色彩斑斓雄浑的画卷。只要多看她一眼，就被勾了魂魄，醉倒在蒹霞苍苍，有位佳人，“正得秋而万宝成”的结实的怀里。

在秋波里我看到，金秋十月，母亲们或丰乳肥臀、或风姿绰约，正排着队，举着果实，浩荡地从我身边走过，去过属于她们的节日，成熟的节日，收获的节日，展示的节日。她们是来自黄土上的母亲、田野上的母亲、山坳里的母亲、城市里的母亲、写字楼里的母亲；小脚的母亲、大脚板的母亲、步履蹒跚的母亲、给我们乳汁的母亲。

并不是每个母亲都能从怀里掏出硕果累累的果实，喜笑颜开高举着果实，忙碌着叫我们吃这个看那个，因为种子播下了，汗水和时间播下了，不一定能收万颗子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或狂风暴雨，或阴雨绵绵，或果实掉落，庄稼被淹；但她们依旧诚实地把她们孕育了一季的果实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她们没有文人笔下的伤秋悲秋；没有画家笔下的萧索和枯瘦；有的是不以葱翠争荣的古色苍茏之慨和大气磅礴气象；有的是裹满泥土的双脚一直走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叫我怎能不眼含热泪地说，金秋如母。母如金秋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